



“哥，我被抢了！钱全丢了！”
“我就是想让俺哥着急”

23万元“劫”案背后的兄弟“情仇”

第一幕

“弟弟遇劫”

1月22日下午2点30分左右，商户杨虎（化名）已给弟弟杨英打了近两个小时电话。之前一直没人接，这会儿终于通了。

“哥，我被抢了！钱全丢了。”杨虎听弟弟这么说，脑袋嗡的一下差点炸了。

这是23万余元货款，他和妻子侯女士正急等着这笔钱周转生意。

“咋回事啊？你受伤没？打120没？”眩晕之余，杨虎还是很担心弟弟的安危。

下午2点45分左右，杨虎赶到商城路与管城街丁字路口附近。此时，杨英正呆坐在附近一小游园的亭子里，目光惶恐，身子微微有些发抖。

杨英说，12点50分左右，他从附近一家银行取回最后一笔钱后，骑电动车想赶回公司。走到这个丁字路口附近，正等红灯，突然有人从背后猛拍他一下。杨英忙回头看，恍惚看见是个陌生男子，随后就晕倒了，不省人事。

杨英说，等他醒来时已经是下午1点10分左右了，自己正坐在这个小亭子里，23万余元和电动车都不见了。

杨虎急得连连跺脚，边查看弟弟是否受伤，边问当时情况：“报警了没啊？”

一听弟弟都醒来1个多小时了还没报警，杨虎更是抓狂：“这还等什么啊？不是一块两块钱！”

杨虎说，当时以为弟弟是遭“麻醉”后脑子不清醒。他连催了几遍，杨英才犹犹豫豫拨通110。杨虎急不可待，自己又报了一遍警。

第二幕

疑点重重

当天下午2点55分，商城路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3个中队的刑警先后赶到现场，调查取证。

该所副所长张朝汐说，对杨英初步笔录询问笔录后，刑警们就觉得不对劲，这有可能是假警：

疑点一：杨英自称下午1点左右就醒了，可一直磨蹭到近3点才报警，还是在哥哥的催促下报的，这有悖常情。

疑点二：像这样光天化日、闹市街头实施麻醉抢劫的，异常罕见，案发概率几乎为零。

疑点三：按照杨英报警的情况，警方问遍了上述路口附近的商户、交通协管员和执勤保安，查遍了监控录像，根本没有人证物证能证明杨英的遭遇。

随后调取视频监控的刑警也传来报告：综观近3个小时里的银行、街头视频监控，杨英取钱时，银行大厅和附近根本没有可疑人员。杨英进出银行前后，也没有人盯梢尾随。

假警的嫌疑更大了。随后，在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，警方再次对杨英展开细致询问。

1月22日下午5点左右，杨英面对询问，越说漏洞越多，最后埋头流泪：“你们把俺哥叫来吧。”

杨虎赶到后，杨英的眼泪始终没停过，不时用眼角余光瞥几眼哥哥。

杨虎脸色时青时白，手里的烟头都捻断了，看得出是在努力克制情绪。

杨英接着承认：这一切，都是他编造的。

当天中午12点40分左右，他从附近的工商银行分多次取出23万余元现金。

走出银行后，杨英一路犹豫，没回公司，却拐到了南关街如家快捷酒店。他开了一间房间3009，在这里，他把23万余元现金悄悄藏了起来。

之后的近两个小时里，他一直在附近玩耍，任凭哥哥和嫂子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，始终不接。直到下午2点30分左右。

真真假假的“麻醉抢劫”，漏洞百出的“被抢”弟弟，痛心疾首的哥哥……昨天下午3点30分左右，在商城路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，这对差点反目成仇的兄弟，在一系列阵痛之后，重新紧紧抱在一起：“23万元差点没了，心里很堵。但兄弟还是兄弟。”

晚报记者 吴泳/文 周雨/图



心痛过后，兄弟俩拥抱着。

第三幕

兄弟“成仇”

昨天下午3点左右，商城路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一楼询问室，记者见到了杨英。

此时，他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，已执行了1天多。杨英被认定的违法事实是：虚构事实、报假警。

杨英皮肤白净、眼睛很大、眉毛浓黑。他今年才27岁。

“我对不起俺哥！”杨英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，“大脑一时糊涂。”受访的1个多小时里，杨英两眼一直噙着泪水。

杨虎是管城区一家手机通讯公司的老板。从2009年底开始，杨英一直跟着哥哥干。这是家族式的小企业，员工约30人。杨英在公司里主要负责发货、跑业务，有时也干会计和出纳的活儿。

“我（在公司里）很压抑，很不满。”杨英说，一是对自己的工资待遇不满。同样是跑业务，业务量也不相上下，他的工资每月只有1200~1300元。和他一块干的“外人”每月却能拿1600~1800元。每个月的提成，他只有50~90元。别人却是400~500元。

对此，杨虎和妻子反驳说：弟弟“不正干、不踏实、贪玩”，业务量比别人少，提成肯定比别人也要少。

当初进公司时，杨虎让他买一辆QQ汽车，好跑业务。杨英说，哥嫂当时多次承诺，这生意很挣钱。买车钱杨英先垫着，等钱挣多了，或者杨英不想干了，这4万元杨虎一分不少给他。

杨英说，干了一年多，他觉得这活儿又累又不挣钱，就一直找哥哥要那4万元。“这钱，是爸妈给我结婚用的。”但要了1年，哥哥也一直不给他。他心里很憋屈。

对此，杨虎夫妇的说法是：去年杨英结婚时花了7万多元，都是他们、姐姐和父母凑的，杨英自己没掏一分钱。

QQ车钱也是父母给杨英的。他们不是不给他车钱，而是担心弟弟不踏实、太贪玩，几万块一到手，几个月就挥霍掉了。“不给他钱，就是想把他拴在眼皮底下，逼他干正事。爹妈放心，我们也放心。”说话间，杨虎满脸的委屈。

“我就是想让俺哥着急！我只是想拿回我的4万块。可这回，事情要大了……”

第四幕

深情相拥

哥哥说：不会再让弟弟在公司干了，但毕竟还是兄弟，还会帮他

昨天下午3点5分，23万余元基本悉数追回，除了杨英开宾馆和玩耍花掉的300元。杨虎的妻子侯女士当着民警面，用验钞机一一清点。

钱追回来了，杨虎神色比较正常，没有想象中的暴怒和痛心疾首，不时还会笑笑。但他承认，心里还是有些堵，需要时间去平静，但这个事肯定是要翻过去的。

“这事肯定会影响兄弟感情，我对他的信任度也会下降。但兄弟毕竟是兄弟。”杨虎说，弟弟出来后，他不会让弟弟在公司干了，不过以后还会帮弟弟，“他是一时糊涂”。

下午3点40分，兄弟俩分别接受完警方最后的询问。此前的1个多小时里，兄弟俩一个在屋子最南头，一个在屋子最北头，始终没说过一句话。

随后，杨虎主动走到弟弟所在的最北头，紧紧将杨英拥在怀里，笑了笑：“做兄弟，有今生没来世，咱俩都得珍惜。”

杨英紧贴在哥哥肩头，泪水一直在眼里打转：“对不起！”

杨虎离开时告诉记者，弟弟永远都是他弟弟，虽然他现在心里很难受，甚至寒心，但过两天，杨英拘留期满后，他还会来接他，回家过年。

弟弟说：虽然有不满虽然吵过多次，但打心眼里还是喜欢哥哥

杨英说，他虽然曾有过很多不满，虽然跟哥哥大吵过很多次，但打心眼里还是喜欢哥哥。

“我不会破罐子破摔。”杨英说，等他拘留5天出来了，他会好好找工作。但哥哥那里干不成了，去哪儿干呢？这个问题，让他迷茫了近一分钟：“出来再说吧，慢慢找。”

家族企业咋管理 纠纷背后的话题

杨虎接受采访时，妻子侯女士一直在旁边愤愤不平：“我们好心好意收留他，他却……”

侯女士意见很大，多次诉说自己对小叔子的不满和委屈，但都被丈夫及时制止。

她说，丈夫只身从南阳来郑州创业，公司能有今天的样子，很不容易。可杨英总让她觉得不懂事、不踏实。

“你还能再接受杨英回公司吗？”一名民警问侯女士。

“你要是摊上这事，你会不会接受？”侯女士反问民警。

“唉，发生这种事，换位想想，确实会寒心、痛心，但毕竟是兄弟。”

警方提醒说，杨英之所以如此极端，背后还有一些隐情。尽管父母姊妹对他都很照顾，但他内心仍有些自卑、有心结。希望他们兄弟间，今后能好好地沟通，解开彼此的心结。

此事也提醒大家，像这样的家族企业，“打虎亲兄弟”，创业时确实有凝聚力上的优势，但内部的财务管理、业务管理、分配管理，都是不小的问题。当亲情同利益发生碰撞，大家最好还是把亲情放在第一位，彼此都多让步、多沟通。

如果实在无法共生意、共创业，那不妨在不伤害亲情的情况下，各起炉灶、各奔前程。 线索提供 戴晓冰 牡丹（稿费30元）